



热读频道

瀛泳·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长篇历史小说

如彊

上 晚清二把手的政治生涯

一个启动和坚持晚清改革而壮志未酬的人
一个被慈禧太后重用和猜忌而五上四下的人
一个身居「宰相」高位却处处受掣肘的人
一个擢拔、分化和抑制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人
一个在紫禁城权力漩涡中挣扎的人

A sepia-toned portrait of Li Hongzhang, a prominent figur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He is shown from the chest up, wearing a traditional black official's cap and a dark robe with a wide, patterned collar. He has a serious expression and is looking slightly to the right. The background is a plain, light color.

晚清二把手奕訢

(1833—1898) 清末洋务派首领。爱新觉罗氏。道光帝第六子。

1851年(咸丰元年)封恭亲王。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被任为全权大臣，留京议和，与英、法、俄分别签订《北京条约》。1861年受命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咸丰帝死后，在英法等国支持下，与慈禧太后同谋发动祺祥政变，任议政王，掌管军机处及总理衙门，总揽朝政，成为清廷中枢主持洋务活动的首脑。1865年(同治四年)因受慈禧太后猜忌，被罢议政王及一切职务，旋复总理衙门大臣、军机大臣等职。1884年(光绪十年)中法战争时，又被慈禧太后解职。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复出任总理衙门大臣、军机大臣、督办军务，主持政局。戊戌变法起时病死。

——摘自《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



热读频道

瀛泳·著

长篇历史小说

奴才

下 晚清二把手的政治生涯

一个启动和坚持晚清改革而壮志未酬的人
一个被慈禧太后重用和猜忌而五上四下的人
一个身居「宰相」高位却处处受掣肘的人
一个擢拔、分化和抑制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人
一个在紫禁城权力漩涡中挣扎的人

中国电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权殇/瀛泳著.—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10

ISBN 7-106-02026-5

I. 权… II. 瀛…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3) 第065486号

责任编辑：秦赞 刘仰宁

封面设计：千里文化

责任印制：刘继海

权 殇

——晚清二把手的政治生涯

瀛 泳 著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邮编 100013

电话：64299917（总编室）64216278（发行部）

E-mail: Jsja@netchina.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金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3年10月第1版 2003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27 字数/700千字

印 数 1-5000册

书 号 ISBN 7-106-02026-5/I·0437

定 价 45.00元

自序

创作以恭亲王奕訢为主人公的长篇历史小说《权殇》，最初的念头是在一九九五年年初产生的。那是我应邀为写小说《大清帝国的八旗子弟》而去搜集资料时，意外地发现了奕訢是晚清时期仅次于慈禧太后的的重要人物，多次大荣大辱，而且是帝王家里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还是中国近代化运动的先导。这使我又惊又喜，油然而起了强烈的创作冲动。

在开始系统收集有关奕訢的资料后，对他越来越了解，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敬佩。奕訢倡导和领导的洋务运动，历尽艰难而失败。仅就“鬼子六”这个绰号很能说明问题——“鬼子六”是“洋鬼子六”的简称，是反对洋务的保守派给起的，骂奕訢忘了祖宗，成了洋鬼子（“六”指奕訢排行第六），用心极其险恶，是对奕訢人格、品质的侮辱。

我写了多部历史小说，但不是历史“科班”出身，创作《权殇》之前对历史的研究仅限于曾为创作《僧格林沁王爷》、《大清帝国的八旗子弟》所做过的努力，对奕訢并不很了解。就洋务运动来说，我也只是知道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楨、丁日昌等人都是热衷者，办过工业、造船厂等，使中国有了资

本主义和近代化萌芽，未发现他们之所以能在地方行此力举，是因为朝廷里有奕訢在主持这一救国之局的缘故——原来奕訢是洋务运动的领袖！

奕訢有生六十六岁，经历四朝，是道光帝的皇子、咸丰帝的皇弟、同治帝的皇叔父、光绪帝的皇伯父。他在道光年间只是孜孜读书，在其他三朝都极为显赫。尽管咸丰对他一直怀有旧怨和妒忌，当太平天国北伐军势如破竹打到天津、英法联军逼近北京城时，还是不得不两度起用他来支撑即倒的大清江山。同治初年，他是议政王，实掌着朝廷大权，创造了“同治中兴”。之后直到光绪末年，他虽然被免去了议政王头衔，除了被罢官的十年里，一直在主持国家权力中枢军机处和总理外国事务衙门，相当于宰相，内政外交系于一身近三十年之久。

晚清中人的历史地位，众所周知慈禧太后为第一，很少有人晓得奕訢为第二，而能清楚奕訢还是晚清时期中枢人物的人就更少了。当时，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如同皇帝，但总不是皇帝，而且是个女人，人格、操守、所想、所行又与清初的孝庄太后相去甚远，在朝廷里并不是很得人心。她与同治帝、光绪帝、慈安太后、朝臣、封疆大吏之间的矛盾，只有通过奕訢从中调节才能得以缓和、化解。面对内忧外患，西风东渐，从朝廷到地方形成了两大阵营，一个是洋务派，一个是保守派。保守派利用“祖制”和慈禧太后手中的皇权，千方百计遏止洋务运动，洋务派要经过朝廷允许才能办理洋务，都要由奕訢从中斡旋。当时中外关系是最敏感和最重要的国务，如何实现有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壮大自己，安抚各地与洋人、洋教的对抗，同时也令外国不致“滋事”，靠的也是奕訢审时度势、分别轻重缓急来处置。还有对付“内乱”——先是摧毁太平天国，继而剿除捻军，此后又平定陕甘、新疆等地“回乱”，包括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在内的各地大员相互矛盾重重，也要奕訢来巧加调度……

“奕訢是个卖国贼”的形象曾在我的头脑占据多年。看了大量

资料，我才清楚了奕訢非但不是卖国，其实是爱国、救国。当时在人们（包括奕訢在内）的心里，中国是爱新觉罗氏家的。奕訢是皇子、皇叔，岂能愿将家里的土地、白银拱手奉献洋人？他代表清政府与英、法、俄、美等好多国家签署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是迫不得已，当时的中国已经衰弱到说不出个“不”字的程度了。正因为如此，猛醒过来的奕訢才首倡自强、领导洋务运动，试图以此来救国，同那些固守祖制、只会讲儒家道理的朝廷重臣、理学大师及其弟子们斗了几十年。

当年的奕訢总理朝政是很难的，周围人际关系十分复杂，其中最突出的要属他和慈禧太后了。慈禧太后利用他除去了咸丰指定给同治的顾命八大臣，得以垂帘听政。起初，慈禧太后自知还没有管理如此庞大国家的能力，几乎放手任奕訢所为，即平定了内乱也与外国相安，创造了“同治中兴”的局面。这时，慈禧太后一翻手将奕訢打倒在地。尽管在皇族中人和满朝文武的强烈呼吁下，很快就让他回到朝廷，仍然主持军机处、总理衙门，但免去了议政王。此后，慈禧太后为了自己能牢牢把握皇权，成了奕訢的兴办洋务的头号政敌，时时处处掣肘，导致了洋务运动的失败。奕訢作为皇家最重要的人物，虽然很重用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汉人，却不敢掉以轻心，生怕这些人会在翅膀硬了之后谋取大清天下，巧妙地利用了这三个人之间的矛盾。他满足了曾国藩、曾国荃攻下天京建立了不世之功的欲望，在天京即将攻破的时候又布置了湖广总督官文集中湘、楚两省兵力，控制住长江上游，剿捻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统兵到皖、楚之交驻扎，命富明阿、冯子材各率大军守扬州、镇江，控制住长江下游，对曾国藩兄弟形成了包围之势，迫使曾国藩裁军、曾国荃告病还乡。在李鸿章、左宗棠为剿灭捻军争功时、为海防、塞防争吵时，奕訢也都给以了妥善的调停。

奕訢的命运是很可悲的。他生活的年代民变不断，烽烟四起，列强环伺，鲸吞蚕食，清帝国大厦日益倾斜，风雨飘摇。他受命于危难之际，以瘦弱双肩，力图撑起残局。他顺应历史潮流，放弃闭

关锁国，大刀阔斧兴办洋务，以政治家的智慧与稳健，操纵时局，扭转危机，也只是延缓了清帝国的覆亡而已。他一生中五次被起用，四度被罢官，被咸丰、慈禧太后玩弄于掌心。当年初任议政王，他雄心勃勃，大办洋务，没把慈禧太后放在眼里，也轻视了保守派的笔功、嘴功。他万没料到，自己会败在亲手扶上垂帘听政宝座的慈禧太后的跟前，所倡导和领导的洋务运动被那些只会说空话的“清流”湮没。为了江山社稷，他不能不忍气吞声、忍辱负重，呕心沥血，拼出全力，如同一匹瘦马拼力拉着大清王朝这辆破车，仍然被慈禧太后罢官十年之久，去了戒台寺。他宠爱的女儿被慈禧太后困在宫里，后来指给一个不健康的男人而寡居终生；他最喜爱的儿子也被慈禧太后定与钟郡王为后，离开了他身边；他的福晋、其他儿子都先离他而去，死的时候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王位也是由孙子承袭的……

可悲、可怜、可叹的奕訢，从生前到死后一直背着“卖国”、“奴颜媚骨”、“崇洋媚外”等罪名，若在地下有知将是多么的痛苦！我作为一个历史小说家，有责任来写他，于是在几经构思之后开始敲击键盘……

目 录

第一章	西风烈	001
第二章	振鬣	007
第三章	老树	034
第四章	长空雁叫	065
第五章	云舞	082
第六章	扫帚星	132
第七章	逐鹿	155
第八章	斗转	181
第九章	一嘶震天	212
第十章	奋蹄	239
第十一章	明峰暗谷	277
第十二章	雪梅怒绽	299
第十三章	雨夹雪	354

目 录

第十四章	折翼	417
第十五章	斗昏鸦	443
第十六章	乾坤朗朗	464
第十七章	卸辘	483
第十八章	拉朽	535
第十九章	漩流	565
第二十章	疾驰	615
第二十一章	恶雕	646
第二十二章	破车	728
第二十三章	眼镜蛇	766
第二十四章	夕照	799
第二十五章	断肠	828

第十四章
折翼

几经反复，刚买到手的阿思本舰队被遣散了，并以“代购船队办理不善”为由，撤了李泰国的总税务司之职。这令英使卜鲁斯大出意料，但只能“恼羞”而无法“成怒”，因为奕訢按照文祥的建议一步步走，有理、有据、有节、有度，将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行文遍告各国公使，使卜鲁斯弄懂了中国的真实意图后想再反口也不行了，只好压制李泰国，承认这个结局。

这样，“阿思本舰队之争”结束，历时两年之久的中国购买西洋军舰兴洋务之举也告吹了，七艘军舰和一艘运输舰都返回英国，当然购船花去的一百零七万两白银，由英方退还给中国。但中国要付遣散费等，再加上赏赐，共花去了三十七万两银子。这可“苦”了李泰国，后来不得不将贪污的三十多万两银子，从腰包里掏了出来，又向赫德索回了给他的两万英镑。

不但卜鲁斯等英国人及各国公使，就是西太后、瑞常、李鸿藻、倭仁，奕譞、世铎，以及满朝文武、疆吏大员，也都对奕訢断然一改初衷的做法很吃惊，暗暗佩服。

西太后很有些沮丧。她本想通过这件事，将奕訢轰下台，却没有实现。那天当奕訢启奏遣散舰队时，她因为出乎意料正在惊愕，东太后高兴地同意了，并且不让再进行廷议。她悻悻然，却也无奈。老六，我且让过你这次，后会有期！她咬着牙，在心里暗说，为与荣禄定下的妙计泡了汤而心凉，对荣禄更加欣赏，但还是不敢

马上就将他召进宫中。

再出乎她意料的是曾国藩、李鸿藻、左宗棠等与“粤匪”作战的前方督抚，对“阿思本舰队之争”如此了结，都上折称赞。只有胜保极不满意，称其为“非救国之举，实乃我大清一幕悲剧！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何况国乎？臣收泪沉思，谅必是朝堂王大臣中愚顽者众，高瞻远瞩者寡，方出此误国之举……”

胜保，你这是在拍老六的马屁！西太后愤愤地摔下胜保的折子。蓦地，她又想起在热河时倭仁的报告：看见胜保身着便装偷偷进了恭王府……那时你在山西剿匪，怎么违旨跑进了京师？是不是想和老六阴谋篡政？老六说，是和你商议如何除去肃顺等八大臣，不一定是真的。别以为你有过拥立我垂帘听政之功，就可以放肆。我要送你上西天，就如捻死个臭虫！

这天，李莲英来报，大学士祁俊藻过世了。

西太后心中一喜：这样，就可以安排个忠心于我的人为大学士了！还有，得选新的帝师。翁心存死后就没增加，需要两个，都用谁呢？她去和东太后说了一下，先征求另两位帝师倭仁、李鸿藻的意见，命当值的御前大臣、醇亲王奕譞去请来二人。

西太后说：“请你们两位师傅来，是有一桩重要的事！现在只剩下你们二位师傅为皇上授课，实在太累了！我们姐俩儿很不忍心。想听听你们的意见，还有何人堪当皇上的师傅？若有的话，不妨向我们姐俩儿举荐几位。”

倭仁先开了口：“奴才……眼拙，以为翰林院检讨……徐桐或可任之。”

你荐了你的弟子，我也就不必犹豫了。李鸿藻暗说，道出了自己的得意门生：“臣保举一人，乃山东济宁人孙毓汶，咸丰六年一甲二名，今年三十七岁，年轻有为，会使皇上的学业长进更快亦更精！”

西太后命二人下去。东太后说：“明天就和六爷他们说吧！”

“下午，六爷他们也许就会来求见。事不宜迟，早说比晚说

强。”西太后说。

“也好。”东太后点点头。

西太后回了燕禧堂，坐在西间的大椅上。已近正午，她觉得有些困，打了个哈欠。安德海进来，走近她，小声说：“刚才七爷出了东暖阁后，悄悄对奴才说，有密奏要禀明主子！”

西太后一怔：老七……会有什么密奏？

“从七爷的脸上看，是有极重要的事！”

“你出去看看方便不。若没人，就带他到这儿来。”

不一会儿，奕譞进来了，在门外跪地磕头。西太后盯着门帘外的奕譞，问：“你有什么密奏？讲！”

奕譞低声说：“祁相国过世，大学士缺了一人，六爷一定会举荐曾国藩。特请太后先作考虑，由倭仁或瑞常任之……”

西太后问：“你怎么知道六爷会举曾国藩？”

“六爷近两年一直想搞洋务，曾国藩是很支持他的。”

“前不久舰队去留之争，曾国藩并没和六爷一个鼻孔出气！”

“这只是曾国藩怕被洋人抢了拿下金陵的功劳。曾国藩是六爷最信任的人。没有六爷，他哪会任协揆、节制四省军务？”

没想到你能明白这个！西太后对门外的妹夫有些刮目相看了，但还是说：“给曾国藩节制四省督、抚、提、镇之权的是我！”

奕譞怔了一下。西太后接着问：“拜曾国藩为大学士，有何不可？”

奕譞有些急了：“那样，六爷的腰板儿可就更硬了！”

“他的腰板儿硬了有什么不好？”

“这……”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奕譞嘴上不敢说，心里更急。

西太后忽然笑了起来：“七爷！你是宣宗皇帝皇子，先帝的亲弟弟，也是我的亲妹夫。我对你可寄予着很大期望啊！你已经二十四岁，现在也该考虑了，自己的肩上在将来能不能担得动朝廷的重托？又该当如何去作！”

奕譞一听大喜，连连磕头：“谢太后恩典！谢太后信任……”

西太后口气一转，教训的味道明显了：“可你现在这个样子，还像个毛孩子，比起六爷的干练、手段来，实在还差得好远哟！”

奕譞心里不服气，嘴里应着：“瞧！奴才一定不负太后厚望，还望太后能不时教诲，指点迷津。”

西太后说：“我会的。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奕譞忽然连连磕头，口称：“奴才有罪、奴才有罪……”

西太后奇怪地问：“你罪从何处来？”

奕譞说：“奴才大胆，一时糊涂，已收人贿赂，特来禀明太后，请赐罪！”

“你收了何人贿赂？”

“奴才收了胜保贿银二万两。”

西太后大惊：“胜保与你并无交情，怎送你二万两银子？”

奕譞说：“起初，奴才也好生不解，后来才明白，是办事者误投之故。”

“误投？那办事者可如何回复胜保？”

“或许太后有所不知，我旗人大员馈赠要津，例不具函。”

“胜保是十分精明的人，怎会不将此事交代明白？”

“到本府者仅一年轻军人，称在路上遇贼，同来的另一人重伤而死，死前交代他来此送达银票。奴才想，送到嘴边的肥肉，不吃白不吃，便收下了。”

“是这样……”西太后沉吟着，明白了，还是问：“你以为，胜保送银的人会是谁？”

“必是六爷不疑！而且这绝不是第一次。”

胜保！你竟如此投靠老六，我决饶不了你！老六，你总是一副道貌岸然、刚正不阿的样子，原来也收贿赂！西太后紧咬着牙，冷笑一声，压着火气，看看奕譞，眼睛一眨，说：“七爷，我刚才说你还是个毛孩子，看来说错了。你别往心里去呀！”

奕譞赶忙磕头：“奴才年轻无知，愿听太后教诲！这次收了贿赂，追悔莫及，还望太后恕罪！”